

老里早

最近看到新闻里讲顺昌路旧城改造前,居民们一道制作了记忆地图,既温暖又有意义。弄堂记忆拼了一道就组成了阿拉对厝个城市个记忆。看到顺昌路个展板以后,我小辰光住过个小马路就像一幅卷轴一样辣眼面前展开,鲜活得就像昨天一样。

小辰光我大部分辰光伕住辣市中心一条小马路旁边个弄堂里,花鸟市场造起来之前迭条小马路还算闹中取静,因为老早子厝条小马路旁边住了勿少大户人家,所以有几条小弄堂走到底,会有三面两层楼房围起来个大天井。对于厝点房子来讲,大天井会让整体空间搭仔每间房间个采光通风变得更加好,又有私密性。

后来,厝种原本一家一户个大院子里住进去交关人家,大天井就变成了几家人家个公共空间,汰衣裳、茄山河、吃饭、小人做功课,一天到夜俾邪气闹猛。记得



灶披间

现在看微信多了,再加上还有小红书、抖音之类欢蹦乱跳唱,勿过,对微博总还是有点牵挂。毕竟走过路过一个地方,辰光长了总归会有两个值得牵挂个朋友。

比方说,一个叫张鹤瑶个朋友,就是一个。天冷天热,胃口好坏,常常要去伊个微博里翻翻,看看有点啥新个关照。

跟交关讲得高深莫测个朋友勿一样,伊个建议侬是简洁明了,可以拿过来就用。比方讲,抄一个伊最近发个帖子:蔬菜排毒减肥,方便实惠。

小黄瓜:抑制碳水化合物转化为脂肪。

萝卜:避免脂肪在皮下堆积。

韭菜:促进肠蠕动。

冬瓜:能去掉体内过剩脂肪。

茄子:有科学研究指出茄子在一顿正餐中可以发挥阻止吸收脂肪的作用。

荷兰豆:可以加快身体新陈代谢。

芹菜:热量很低,吃多不胖。



沪语趣谈

“算”原来是一个数学上的词,我们从小学起,就有算术、珠算等课程。然而,当它被用于上海话中的社会百态或通俗文学时,又有了好几种意思。

一是考虑、估计。在明末短篇小说集《醒世恒言》第36卷中写道:“适来小子一时义愤,允许小姐一同到官府告理,却不曾算到自己这船货物。”其中的“算”就是考虑的意思。

二是算计、暗算。在明末短篇小说集《拍案惊奇》第35卷中写道:“岂知做财主的专一苦克算人,难讨着便宜。”其中的“算”就是

小辰光个弄堂记忆

文 / 赵纪蓉

阿拉小学里个合唱团每个礼拜去少年宫演出个辰光,演压轴节目——芭蕾独舞《天鹅之死》个小姑娘就住辣迭个房子里,经常穿仔白颜色个练功服,辣大天井里压腿练功。伊是我小辰光最佩服个艺术女神,每趟轮到伊上台演出,我伕会认认真真欣赏,看得津津有味,连带厝段芭蕾舞个配乐也深深刻辣我个记忆当中。长大以后,看芭蕾舞《天鹅湖》散场个辰光,听到有人讲哪能听没听到厝段音乐,我就会辣心里暗好笑,迭个是圣桑《动物狂欢节》里个《天鹅之死》,哪能会辣老柴个《天鹅湖》里听到呢?

记忆里大天井旁边有一个小人书摊头,简易个木头书架浪摆满连环画小人书,从《杨家将》到《唐太宗》,以及各种热门电影,应有尽有,租金也不贵,看一本只要3分洋钲。到书摊浪看小人书是我开开心个事体。

大人一直讲个苦夏,辣阿拉厝点小朋友心里是根本勿存在个,就算是下半年两点钟,太阳晒得最厉害个辰光,弄堂里个穿堂

风吹辣身浪仍旧老适意啊,我从来听没辣弄堂里有汗流浹背个感觉。一边翻看小人书,一边享受弄堂天井里个清凉,风吹起花裙子,整理裙子个辰光抬头看看辣豁豁个太阳,好像是两个世界,心里个感觉既安静又美好……

天井门口旁边有一口水井,到了热天,大人会辣旁边汰衣裳,下半年四五点钟个辰光,就会招呼阿拉到门口去浚点井水,让天井里个水门汀地面散散热,小朋友们就会趁机互相浚井水白相,顺便每户人家再到井里泡只西瓜,天井里也越来越闹猛了。

大天井还有一个老重要个作用,就是辣电视机还听没普及个辰光,大家聚辣一道看电视。电影《我和我的祖国》里“夺冠”个故事当中,真实还原了弄堂里看电视个场景,但是电影里个是辣狭长个弄堂里,辣大天井里看个感觉要好得多,有点像露天电影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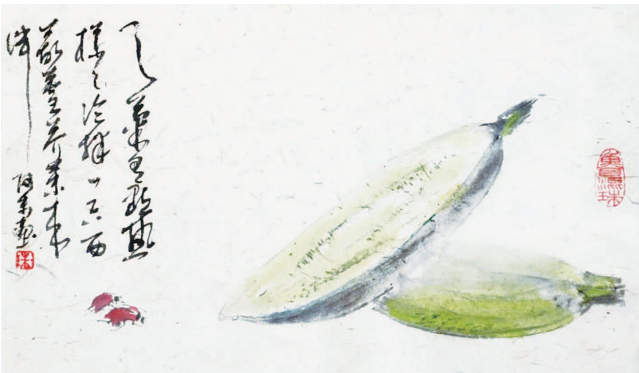
小辰光个弄堂记忆美好得就像白纸浪向随意涂鸦个五彩图画,清新得就像晨露,绚烂得就像雨后彩虹……

凉拌芥末西葫芦

文并图 / 沈一珠

食材:西葫芦一、二根,生抽、盐、糖及芥末油各少许。

做法:西葫芦汰清爽,先用刨刀轻轻交刨脱外皮,再拿果肉刨成薄薄片,剩下来个芯子丑脱。水烧开,拿西葫芦薄片放到开水里余一余,马上撩起来,放辣冷开水里浸一浸,沥干,就可以摆到盘子里了。放盐、生抽、糖各适量,最后,看依自家对芥末个耐受力搭仔欢喜程度,淋几滴芥末油进去,拌匀,就可以吃了。



上海话里的“算”

文 / 福 华

算计的意思。

三是即使、即便。在晚清文学家吴趼人创作的长篇小说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象》中写道:“算他说过就聚,这三年的工夫,那里能养成个五岁的孩子呢?”其中的“算”就是即使的意思。

“算”与其他字搭配后,在上海话中又有特别的意思。如“算得”一词可以用于强调较高的程度,有要(是)、确实(是)、实在(是)的含义。在清末小说《海上花列传》第5回中写道:“佢算得老实个……算得清爽个……倒说佢勿干净。”其中的“算得”就是“确实(是)”的意思。

“算得”一词又有尽管、但是的含义。在清末小说《九尾龟》第36回中写道:“算算蛮高格,就是

有本事的人,也不容易上去偷!”其中的“算得”就是“但是”的意思。还有“算算”一词,是算的重叠式,有“想想”的含义。例如《党人碑》中写道:“我说弃行改业,算算又没有什么做得,只得出来现现世。”其中的“算算”就是“想想”的意思。

上海话中还有“算数”一词。有趣的是,上海人口中的“算数”,在不同场合表达不同意思,有时甚至完全相反。爽快的人答应为朋友办事,说:“一句话,算数!”意思是一定办到。但在另一种场合下,“算数”则有放弃、罢休的意思。例如某人对另一人说:“迭桩事体算数了……依迭个人算数了。”那么,事情肯定办不成了,双方的友好关系也可能就此结束。



沪语中古语

和汉语普通话中的成语一样,方言中的一些惯用熟语也蕴含了某种特殊的历史印记,上海话中曾经听到的“打回票”就是一例。

上海话中“打回票”表示拒绝、退回、不同意,总之想办的事没有着落。譬如:小说《歇浦潮》中写道:“如其有你在场,恐不免被她打回票”;上世纪40年代的长篇小说《亭子间嫂嫂》中写道:“我不要上了他一个当,跟了他去,又打回票退转来”;小说《女大亨》中写道:“我和公馆里的总管是老朋友,介绍你去不会打回票”;说的都是这个意思。2017年6月4日《新民晚报》有篇表彰仙霞街道工作人员的文章,题目就叫做“居民大事小事,他从不打回票”,说的是这个街道干部从不让来办事的居民失望而回。

据钱乃荣《上海语言发展史》所述,“打回票”属于上世纪一二十年代在上海城区产生的大量流行新词之一。笔者猜测这个当年的新词也许是由更早的、读音相似的“打汇票”一词变身而来。反映清末上海社会生活状况的小说《九尾龟》里有一段话可作参考。《九尾龟》第八十八回中章秋谷对贡春树说:“你也总算是个上海的老白相,怎么打汇票的这句话儿都不懂是什么讲究?”然后,在第一百三十四回又接上了这个话题,章秋谷向贡春树解释道:“那些钱庄里头,每逢要用钱的时候,一时没有现银,便打一张汇票出去,叫他明天来拿。

浦东丈人搭仔崇明女婿

文 / 施在隆



茄山河

浦东三林个老崔,掰天一早对左邻右舍讲:“崇明女婿要我去白相,昨日夜里特意打电话拨我。”讲闲话辰光一面孔自豪。

老崔一到崇明,女婿就拿陪老丈人当作头等大事。海塘是崇明个标志景观,也是伊拉个首选景点。老丈人一到海塘就称赞:“厝搭虽然听没名山,但是有大川也邪气灵光!”崇明女婿马上纠正:“崇明不缺名山,鳌山路向东就是金鳌山,山浪有镇海塔,山下有玉莲池,玉莲池里向个得月桥是赏月个好地方……”崇明女婿讲起金鳌山如数家珍,老丈人听得心里乐滋滋,心想女婿肯定是为了接待自家事先做过勿少准备。伊个胃口也拨女婿个介绍吊起来了,讲:“厝趟我也要抽辰光去金鳌山看看。”

伊拉辣海塘边浪边走边看,讲讲笑笑。崇明女婿好像生怕老丈人辣崇明岛浪迷路一样,一路手牵手,听没松开过。几个熟悉崇明女婿个朋友看到伊拉,辣旁边咸咸促促,讲:“女婿待老丈人介好真是勿大有个……”闲话传到老丈人耳朵里,让伊心里邪气开心。

两个人立辣海塘边望野眼,天高云淡,江南景色分外妖娆。近看,长江水“无风也生波”,10几只洁白如雪个海鸥,时而群飞滑翔低空,时而双双停落江面,厝种“相亲相爱水中鸥”个倩影,让浦东丈人几度回眸。崇明女婿讲:“你假使欢喜看鸟,我陪依去东滩湿地鸟类保

好像男女交锋,男人打了败仗,说句好听话儿,说明天再来,就是这个意思。”这段话里至少有三个有用的信息:一是和钱庄(旧中国早期的一种金融机构,后被银行替代)的交易方式有关,虽说早在清代乾隆年间上海就已建立上海钱业总公所,成为江南各大城市的钱庄中心,但金融术语融入坊间俗话还是需要时日的;二是该词此时已经超出行业术语的范围,被用来形容金融交易以外的事体;三是作为一个“上海老白相”(交游广阔的上海人),理所当然要了解这个词的含义。

“汇票”原先并不意味退回不办、暂停交易,相反是一项使用广泛的信用工具。由信誉良好的钱庄发出的汇票得到商户认可,被用于结算交易。上海市银行博物馆至今收藏有清代钱庄的汇票,拿着汇票的客户可以凭票去钱庄兑换九八规银。等到1935年《上海俗语图说》出版时,“打汇票”演变成了“打回票”,说的是拿着汇票去兑现时却被拒绝。之后“打回票”被扩展到许多场合:访友不遇、出门看戏遇到戏院客满、看足球遇到下雨改期,都被称为“打回票”。就之前“上海老白相”应该知道的“打汇票”而言,退回的比喻含义没变,钱庄银行的借喻背景没变,变化的是正常交易形式的“汇票”换成了因不能兑现而被拒付的“回票”;这个“打回票”肯定比“打汇票”更恰当。

浦东丈人搭仔崇明女婿

文 / 施在隆

护区,伊面看鸟更加扎劲。”

双休日,翁婿两家头拿仔鱼竿,到郊外小河边。眼门前马兰头青青,彩蝶翻飞,绿化带中鸟声啾啾。从闹市喧嚣里走出来个老丈人产生了一种拥抱大自然个激情,钓鱼还听没开始,心已经醉了,讲:“来到厝搭即使钓不到鱼,心里也是蛮惬意个。”崇明女婿讲:“我出来钓鱼,从来勿会空手回去个。”伊拉一边讲闲话一边理线、验钩、装饵。等到钓竿出手,鱼钩下水,两家头伕眼睛不眨,屏气凝神,好像高僧入定。一旦线绷紧,竿似弓,沉甸甸个大鱼钓出水,女婿就会眉毛翘起,丈人则是眼睛眯成一条线。

除脱钓鱼,浦东丈人还喜欢搭仔崇明女婿打牌。女婿是打牌高手,晓得对方心里想法,每趟打牌侬会装憨,故意让老丈人赢几趟。浦东丈人木知木觉,还邪气得意。

辰光过得快,老丈人自家定个“半月游”眼看就到辰光了,想要回去了。女婿开口挽留:“依已经退休了,用勿着介急,崇明也是依屋里呀。”看到女婿满脸真诚,老丈人真是“越看越欢喜”。伊自言自语:“几个小辈里向,小施(指崇明女婿)对我最贴心。”旁边女儿听到了,有眼吃醋,讲:“阿爸只晓得女婿好。”浦东丈人就讲:“我讲闲话实事求是,小施对我确实好!”弄得崇明女婿难为情,讲:“其实我对阿爸听啥好,只是一般性,一般性。”